

# 副连兼类词“可是”的句法三域

张甫吟, 熊仲儒

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, 北京

收稿日期: 2025年11月10日; 录用日期: 2025年12月6日; 发布日期: 2025年12月23日

## 摘要

本文基于句法制图的理论框架, 结合语法化研究范式, 考察现代汉语高频副连兼类词“可是”的历时演变、语法化内在机制及句法层级分布特征, 锚定在“句法三域”。研究发现, “可是”的语法化过程呈现“三阶段”的连续统特征。最初以“可”、“是”两个独立词汇形式存在, 经词汇化形成副词用法, 再由高频使用的评注副词进一步词汇化为转折连词。历时维度上, “可是”体现出“由实趋虚”的语法化方向; 共时维度上, 其语法功能在句法制图中分别对应三个核心结构域: 词汇层VP (行域)、屈折层TP (知域)与标句层CP (言域)。本文探究了“可是”的多种语法功能背后的句法投射机制, 阐释了副连兼类词的语法化路径与句法层级之间存在同向对应关系。

## 关键词

“可是”, 副连兼类词, 句法制图, 句法三域

# Syntactic Three Domains of the Adverb-Conjunction “*Keshi*”

Fuyin Zhang, Zhongru Xiong

School of Language Science and Resources,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, Beijing

Received: November 30, 2025; accepted: December 6, 2025; published: December 23, 2025

## Abstract

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ntactic cartography and grammaticalization,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,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, and syntactic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three domains of adverb-conjunction “*Keshi*” in modern Chinese.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“*Keshi*” presents “three stages” continuum. Initially, as two independent lexical forms of “*Ke*” and “*Shi*”, “*Keshi*” forms as an evaluative adverb and a transitive conjunction through lexicalization. From the diachronic dimension, “*Keshi*” reflects the grammaticaliza-

文章引用: 张甫吟, 熊仲儒. 副连兼类词“可是”的句法三域[J]. 现代语言学, 2025, 13(12): 459-467.

DOI: 10.12677/ml.2025.13121285

tion unidirectionality. From the synchronic dimension,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three core structural domains in the syntactic cartography: VP layer (action domain), TP layer (epistemic domain), and CP layer (speech-act domain). This paper further explains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various grammatical functions, and co-directionality betwee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syntactic hierarchy.

## Keywords

“Keshi”, Adverb-Conjunction Word, Syntactic Cartography, Syntactic Three Domains

Copyright © 2025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
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
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>



Open Access

## 1. 引言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6版)中将“可是”、“只是”、“还是”、“就是”4个“X是”归类为副连兼类词。“可是”作为现代汉语中典型的副连兼类词,兼具副词与连词双重语法功能。

吕叔湘(1981)在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中,对“可是”的用法进行了论述,指出“可是”为连词表示转折,语气比“但是”稍弱,常用于口语和书面语中。作副词时等同于副词“可”,较少用于反问句,主要起强调与疑问作用[1]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6版)将“可是”释义为:①连词:表示转折,前面常常有“虽然”之类表示让步的连词呼应。②副词:真是、实在是。

张谊生(2000a, 2000b, 2000c)指出,副连兼类词多位于句首或句中,可单用或合用,兼具连接功能与限定功能[2]-[4]。陈伟琳(2001)阐释了“只是”与“只+是”的区别性特征和分辨方法[5]。周娟(2005)将“还是”分为类同用法和非类同用法两类[6]。成海涛(2006)比较了“就”+“是”和“就是”的不同句法性质,及探讨了虚词“就是”的形成机制[7]。姚小鹏(2007)阐释了“可是”的语法化机制和动因[8]。丁健(2011)进一步认为“可是”的双重功能属性,其词性判定需结合具体语境[9]。

从句法功能来看,副词“可是”多充当状语,连词“可是”仅作关联词,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联系。例如:

(1) 尤二刁连连的答应,回到下处自己一想,这件事可是很麻烦。(蔡友梅《新鲜滋味》)[“可是”为副词,表强调]

(2) 老张虽着急,可是龙树古不卑不亢的支应,使老张无可发作。(老舍《老张的哲学》)[“可是”为连词,表转折]

(3) 这可是他新故事的部分大纲。(亦舒《异乡人》)[“是”表判断]

除了句法功能上的差别,副词和连词在语义上也存在差别。副词“可是”侧重对范围或情况的限定,核心含义为“真是、实在是”,连词“可是”则体现后一分句对前一分句的转折关系。从上述的释义中可以发现,“可是”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副词(表反问、强调、疑问)与连词(表转折)两类核心义项。

现有研究中,以往学者对副连兼类词的词汇化过程进行了考察,但存在较多分歧,关于“X是”的词汇化路径是否具有相同的过程和语法化机制莫衷一是。本文以“可是”为例,探究语法化“由实到虚”与句法制图“自下而上”的同向性特征,阐释其多元功能在句法三域中的分布规律,以期更清晰地刻画副连兼类词的形式与功能映射关系。

基于此, 本文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问题: (1) “可是”的词汇化过程呈现何种演变路径? (2) 其副词与连词用法的语法化机制是什么? (3) 多元语法功能在句法制图中如何实现锚定与分布并投射至句法三域? 本文的语料均来源于北京大学汉语言研究中心语料库(CCL)。

## 2. “可是”的词汇化

### 2.1. 词汇化路径

本文区分“词汇化”和“语法化”的概念。“词汇化”是指从句法结构向词法单位的转化(董秀芳, 2002)[10]。“语法化”(“词汇语法化”)是指语言单位由实义向虚义的演变(马清华, 2003)[11]。结合历时语料分析与前人研究成果, “可是”的词汇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。

第一, 独立词汇阶段。早期学者认为“可是”最初并非单一词汇, 而是由“可”与“是”两个独立词汇组合而成。王力(1937)指出, “是”在先秦、汉初时期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指示代词,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逐渐词汇化为系词[12]。例如:

(4) 是训是行, 以近天子之光。(周《今文尚书》)

(5) 夫宅者, 乃是阴阳之枢纽。(东汉《宅经》)

蒋绍愚(1989)追溯“可”的古汉语用法, 其核心含义为“可以、能够”, 修饰“是”时可表达“可以认为是”的语义[13]。江蓝生(1990)认为“可”最早出现在唐五代文献中, 多与“能”、“是”等动词组合[14]。董秀芳(2002)进一步指出助动词“可”与后续动词性成分构成的句法结构易发生词汇化[10]。例如:

(6) 永清四海, 时哉弗可失! (周《今文尚书》)[可以]

(7) 索强欺得客, 可是丈夫儿?(唐《王梵志诗》)[疑问]

上述两例中, “可是”已经具有表示疑问的作用, 这里“可”和“是”明显还是两个词, 结构形式为“可 VP”。随着句法结构中 VP 成分语法功能的衰退, “是”逐渐向词内成分转化, 成为“可是”词汇化的过渡阶段。

第二, 虚化为副词阶段。石毓智与李讷(2001)强调, 词汇化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, “可是”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结构逐渐凝固, 语义不断虚化[15]。周刚(2002)认为, “可是”的形成与“是”语法功能的弱化密切相关, 随着“是”的虚化程度加深, 最终成为构词成分, 与“可”粘合形成新的词汇[16]。例如:

(8) 不意尚有数枝梅, 可是东君苦留客? (北宋《鹤林玉露》[反问])

(9) 当时扑落涡河里, 可是撞不著耶! (北宋《太平广记》)[强调]

此阶段中, “是”后多接谓词性成分, 已经虚化为词内成分, 结构形式为“可是 VP”, 即副词的用法。由于融合机制的作用, “可”与“是”词义进一步虚化, 边界逐渐消失, 进入成词阶段, 衔接功能也随之增强。

第三, 虚化为连词阶段。董秀芳(2004)指出, 双音连词或副词中的“是”经词汇化后意义变得完全不可分析, 依附性显著增强, 在语义上与前接成分融为一体, 成为纯粹的词内成分[17]。例如:

(10) 李哥的撺掇, 完了这件事, 可是感激不尽! (明《醒世姻缘传(中)》)[强调]

(11) 几句话, 说得月英万分冤屈。可是万万不能辩说, 只有一笑置之而已。(清《八仙得道(下)》)[转折]

例(10)中“可是”为表强调的语气副词, 含义等同于“真是、实在是”。例(11)中, “可是”的转折连词用法已较为成熟。值得注意的是, 现代汉语中仍保留部分“可 + 是”的原始用法, “是”仍具备判

断义。例如:

(12) 这可是他新故事的部分大纲。(亦舒《异乡人》)

(13) 他可是好石匠, 不说屈心话。(老舍《赶集》)

综合以上, “可是”的词汇化路径可概括为: 独立词汇(可 + 是)→语法词(副词)→语法词(连词)。随着词汇化程度加深, “是”的语义持续虚化, 判断功能弱化, 成为依附于“可”的词内成分, “可是”最终发展为双音词, 并在副词用法基础上衍生出转折连词用法。在现代汉语中, “可是”的连词用法(表转折)使用频率最高, 副词用法(表强调、疑问、反问)次之, 仍保留少量“可 + 是”的原始判断用法, 共时平面上存在语法化程度的差异。其语义演变路径如下图 1 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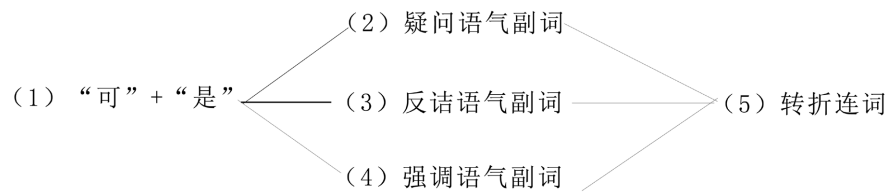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1. Semantic map of “Keshi”  
图 1. “可是”的语义图

## 2.2. 语法化机制

学界普遍认可的语法化动因机制包括隐喻、推理与语境吸收三类。沈家煊(1998)指出, 这些机制并非贯穿语法化全过程, 而是分布于不同阶段: 隐喻作用于早期, 逐渐向推理机制过渡, 语境吸收机制则出现在末段[18]。

其一, 隐喻机制。王灿龙(2005)指出语法化是隐喻过程, 相似是隐喻遵循的原则[19]。齐春红(2006)认为, “可是”最初表反问、疑问语气, 进而发展出强调用法[20]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 6 版)中“可”的用法释义分为四类。① 连词: 表示转折, 意思和“可是”相同。② 副词: 表示强调。③ 副词: 用在反问句里加强反问的语气。④ 副词: 用在动词、形容词的前面, 表示疑问。例如:

(14) a. 汝不可是僧?(南宋《五灯会元》)

b. 贤士, 小生有一言, 可是敢说么?(元《全元曲-杂剧 1》)[反问]

(15) a. 任其偏执, 而自幽不救, 其可如乎?(六朝《全刘宋文》)

b. 我这等想你, 知他心里可是如何?(元《全元曲-杂剧 2》)[疑问]

(16) a. 引兹简恤, 可具询报事, 详访民隐。(六朝《全刘宋文》)

b. 饭饱对花竹, 可是便忘忧。(南宋《全宋词(第 3 册)》)[强调]

我们认为, 对比以上示例可见, “可是”的意义主要由“可”承载, 二者使用语境具有高度相似性。在隐喻机制作用下, “可是”的语义通过认知映射实现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化, 通过隐喻性的延伸, 逐步衍生出反问、疑问、强调等功能。

其二, 推理机制。Hopper and Traugott (2003)提出, 推理是句法规则扩展的重要途径。随着语言结构与逻辑思维的严密化, 具有实义的词汇置于句首承担连接功能后, 可通过推理获得连词属性[21]。何潇(2016)认为, 副连兼类词经历“跨层结构→限定性范围副词→转折连词”的词汇化过程, 成为转折连词后, 其转折语义进一步经历“限制补充→因果违逆→正反对立”的强化路径[22]。

“可是”作为语气副词使用时, 通常需连接前后两个事件, 从逻辑层面分析, 上下文语境可推理出

二者之间的转折关系。例如:

- (17) 你想那征战之事, 可是期得日子定的么? (明《醒世恒言(下)》)[反问]
- (18) 方才所说, 诸公谅皆听见, 可是欺人不是! (清《乾隆南巡记(下)》)[强调]
- (19) 几句话, 说得月英万分冤屈。可是万万不能辩说, 只有一笑置之而已。(清《八仙得道(下)》)[转折]

例(17)中的“可是”表反问, 相当于“难道”, 例(18)中的“可是”表强调, 含义是“真是”, 二者均隐含转折语义。在推理机制作用下, 后一分句的主观化强调、反问语气与前一分句形成反预期的因果违逆关系, 进而衍生出转折含义, 从语气副词进一步虚化为转折连词。

其三, 语境吸收机制。张谊生(2000b, 2004)指出, 表语气的评注性副词“可”出现较早, 在反问句语境中, 通过语境吸获得“不可”的含义。尽管反问语气脱离特定语境后会消失, 但高频使用使这种句式义被“可”吸收, 成为其固定义项。副词“可是”的表达功用在于修饰或限制后面的VP, 然而随着某些“可是VP”在复句中重复出现, 前后分句间蕴含的逻辑关系就会被“可是”吸收, 向转折连词转化。<sup>[3]</sup> <sup>[23]</sup>丁健(2011)认为, 副词向连词的转化源于特定语境义被虚词吸收并逐渐固定化, 发生连词化的副词多为评注性副词和限制性副词, 这类副词使用时往往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<sup>[9]</sup>。例如:

- (20)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, 可是什么法子呢? (鲁迅《野草》)
- (21) 这可是你叫我放下书? (老舍《赵子曰》)

上述两例中, 评注类副词“可是”原本蕴含主观评价与态度, 在反问句语境中吸收了特定逻辑义。随着使用频率的提升, 语境义逐渐固定化, 最终内化为“可是”本身的语义, 即反问语气。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, 两个高频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经过语境吸收, 而重新分析结合成一个双音节的词。

综合来看, 我们认为, “可是”的语法化具有以下特征。一是, 隐喻机制作用下, 语义的抽象性增加。二是, 在推理的过程中, 范畴特征逐渐转变, 呈现“判断动词(主要范畴)→副词(中间范畴)→连词(次要范畴)”的演变轨迹。三是, 语境吸收机制使语言单位的主观性持续增强, 语法化机制如图2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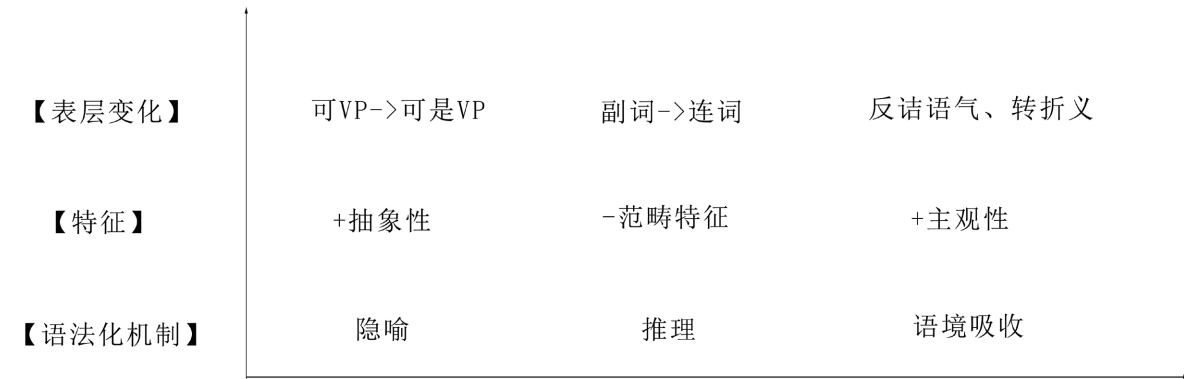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2.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“Keshi”  
图2. “可是”的语法化机制

鉴于此, 通过对“可是”词汇化过程的考察, 不仅能够解释其多元功能的成因, 还能阐释副词与连词用法之间的内在关联。下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些语法功能在句法制图中的锚定与分布规律。

3. “可是”的句法层级分布锚定

语法化路径呈现“由实到虚”的特征, 而句法制图理论中的句法层级则表现为“自下而上”的分布规



律。在生成语法的句法制图框架下, 句子结构分为三个核心层级: 词汇层(lexical layer)即 VP 层, 以谓词为中心语, 构成基础论元结构; 屈折层(inflectional layer)即 IP/TP 层, 为事件结构层, 主要体现屈折形态标记关系; 标句层(complementizer layer)即 CP 层, 为语用信息层, 包含话题、焦点等语用成分, 层级顺序为 CP > IP/TP > VP (司富珍, 2023) [24]。下文以“可是”为例, 具体分析副连兼类词的句法层级分布特征。

### 3.1. 语气副词(反问)

Paul (2015: p. 284)指出, 句类(包括感叹、祈使、反问、陈述)的核心由语力范畴(Force)投射形成, 此范畴具有表达句类信息的功能[25]。

(22)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, 可是什么法子呢? (鲁迅《野草》)

(23) 这可是你叫我放下书? (老舍《赵子曰》)

上述两例中, “可是”作为语气副词表反问含义, 言者隐含“没有办法”、“不情愿放下书”等相反语义。由于反问语气需依托反问句实现, 其句类信息投射至标句层(CP)中的语力层(Force), 从而标记反问语气。

### 3.2. 语气副词(强调)

蔡维天(2010, 2016, 2019)指出, 汉语作为孤立语, 语法化程度越高的词汇, 其句法位置越高。知识模态词(epistemic modals)是典型代表, 其“地貌图”(topography)锚定了其在左缘结构的句法位置, 即位于 TP 之上、话题之下, 处于知识模态词组层(MP<sub>Epi</sub>)的指示语位置。这类模态词与命题可能性相关, 以整个句子为逻辑辖域, 属于标句词层的言者中心用法, 与对话者对主句命题的认识、态度和观点密切相关, 评注性副词、言谈照应词等均属此类[26]-[28]。例如:

(24) 可是她一点奇惊的样子没有。(老舍《赵子曰》)

(25) 可是他心头对于伯雍的误解, 到底不曾消释。(穆辰公《北京》)

例(24~25)中, “可是”为表强调的语气副词, 作为知识模态词投射至标句层(CP)中的知识模态组层(MP<sub>Epi</sub>), 表达对命题的主观推测, 体现言者对命题的信仰和态度, 即主观评注。这种主观性意义是评注性副词“可是”的固化编码意义, 与具体语境无关, 且“可是”位于句首时, 其辖域覆盖整个句子。

### 3.3. 语气副词(疑问)

疑问副词通常用于动词、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之前。熊仲儒(2013)指出, 状态形容词的量特征由量度范畴(Deg)核查, 无语音实现。性质形容词的量特征由量度范畴(Deg)指派, 有语音实现, 且属于 I 层范畴[29]。例如:

(26) 大家都必须脚踏实地, 夏尔的泥土可是很深的呢? (朱学恒《王者再临》)

(27) 这话可是当真? (许啸天《明代宫闱史》)

上述两例中, “可是”作为语气副词表疑问含义, 多出现于“可是 VP”的结构中, 是对量度范畴“很”的扩展, 询问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与程度, 其句法投射对应屈折层(TP), 含义等同于“是否”。

### 3.4. 连词(转折)

邢福义(2001)在汉语复句研究中, 深入分析了“可是”在转折复句中能够突出前后分句的语义差异, 增强句子表达的连贯性与自然性[30]。邓云华与储泽祥(2004)认为, 连接词语法化后会丧失部分原实词特征, 不再充当句子主要成分, 仅作为结构衔接手段, 使多个独立分句呈现显性关系并融合为一个大句[31]。

熊仲儒(2013)引入功能范畴连词短语(ConjP), 提出并列成分必须为短语, 并列结构应采用双分支结构, 以保证并列项之间的不对称成分统制关系, 连词的范畴特征值由指示语确定[29]。例如:

(28) 但愿他们能过来拉一拉, 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过来。(周大新《湖光山色》)

(29) 他的年龄虽然不大, 可是他的骄气已然不可向迤了。(穆辰公《北京》)

例(28~29)中, “可是”作为连词连接前后两个分句, 常与“但愿”、“虽然”等让步类连词呼应。由于其功能是连接小句, 故与小句的辖域相同, 句法投射对应标句层(CP), 且隐含连词元语用法(沈家煊, 2009), 即言者的主观看法与他人预期相反[32]。具体而言, 前一分句(由让步连词标记)命题为 p, “可是”关联的后一分句命题则为 q, 转折关系中蕴含言者的言外之意。

### 3.5. “可 + 是”(“是”表判断)

现代汉语中仍保留部分“可 + 是”的原始用法, 其中“是”仍具备判断功能, 比较以下 2 例:

(30) 这扇儿上的题款可是你家小姐的芳名么?(许啸天《明代宫闱史》)

(31) 他可是好石匠, 不说屈心话。(老舍《赶集》)

若将例(30)中的“可是”分析为表疑问的副词, 则句子缺少谓语成分, 此分析不成立。因此, 上述两例中, “可是”中“是”仍为判断动词, 充当句子谓语成分, 其句法投射对应词汇层(VP)。

综合以上, 我们认为, “可是”在 CP、IP/TP、VP 层均有分布, 其层级结构可表示为: [CP 连词|反问语气副词]强调语气副词[TP 疑问语气副词[VP “是”判断动词]。这一分布特征与语法化“由实到虚”的路径高度契合, 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其在句法三域中的映射关系。

## 4. “可是”的句法三域

学界普遍认为, 句法层级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, 且与语法化方向存在关联性。概念系统中存在行域、知域、言域三个核心概念域(沈家煊, 2003) [33]。句法范畴从低到高、由实而虚, 左缘层次的虚化程度最高(蔡维天, 2019) [28]。

结合前文分析, “可是”的多元功能在句法三域中的映射为: “可是”作连词时, 前后分句呈现相反命题, 表达转折性“言语行为”; 作反问语气副词时, 在反问句中表达质疑性“言语行为”; 作强调语气副词时, 表达确信性“言语行为”, 三者均属于言域。“可是”作疑问语气副词时, 言者对命题真假提出询问, 属于知域。“可 + 是”结构中, “是”作判断动词, 判断本身构成一种行为, 属于行域。

在隐喻机制作用下, 行域、知域、言域的方向性与语法化“由实向虚、由非主观向主观”的方向较为一致。句法层级映射方面, 与词汇层(VP)、屈折层(TP)和标句层(CP)大致对应, 映射关系如表 1 所示。

Table 1. Syntactic three-domain mapping of “Keshi”

表 1. “可是”的句法三域映射

| 句法域      | “可是”的语义  | 句法层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行(论元结构域) | “是”表判断   | 词汇层(V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知(命题锚定域) | 语气副词(疑问) | 屈折层(T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语气副词(强调) | 标句层(CP)中的知识模态组层(MP <sub>Epi</sub> ) |
| 言(主观信息域) | 语气副词(反问) | 标句层(CP)中的语力层(Force)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连词       | 标句层(C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从语义辖域来看,言域中“可是”的辖域为整个命题,表达对命题的主观态度与评注;知域中“可是”的辖域限于其后接成分,聚焦于命题内成分的疑问;行域中“是”表判断,引进内论元。

基于上述对“可是”的分析,本文认为,可以从新的视角比较“X是”的词汇化程度。句法域的分布和语义关系的丰富程度体现了虚化程度的高低,因而词汇化程度等级序列为“就是”>“还是”>“可是”>“只是”。虽然这四个词都经历了从两个独立的词组合成副词,从副词到连词的演化过程,但是具体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。“可是”、“只是”作转折连词的功能是从副词功能发展而来,而“还是”、“就是”的连词用法与副词用法并行发展。

## 5. 结语

在句法制图框架下,“可是”的层级结构为[<sub>CP</sub>[<sub>TP</sub> [<sub>VP</sub>“是”判断动词]疑问语气副词]强调语气副词|反问语气副词|连词]。其语法化路径呈现“由实到虚”的特征,与句法层级“自下而上”的分布形成同向对应关系。具体而言,言域中的连词“可是”位于CP层,具有因果违逆式转折语义;反问语气副词“可是”位于语力(Force)层,体现主观反问语气;强调语气副词“可是”位于知识模态组层(MP<sub>Epi</sub>),表达强调语气。知域中的疑问语气副词“可是”位于TP层,辖域限定为命题范围。行域中“可+是”的原始用法仍有保留,“是”为判断动词,位于VP层。

“可是”以同一种语言形式表达多种语义,其内在机制在于不同用法间语法化程度的差异,进而表现为多种的语法功能。本文从历时的语法化过程,探讨了在共时平面上“可是”多义性的动因,并以此为起点,锚定在句法层级上的分布,并对应映射到句法三域。副连兼类词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其他同类型的词中,如“就是”、“还是”、“只是”等,以期为副连兼类词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。

## 基金项目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(多卷本)”(项目编号:20&ZD297)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吕叔湘. 现代汉语八百词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1.
- [2] 张谊生.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、范围与分类[J]. 语言研究, 2000(2): 51-63.
- [3] 张谊生.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——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、分类与范围[J]. 中国语文, 2000(1): 3-15.
- [4] 张谊生. 现代汉语虚词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0.
- [5] 陈伟琳. “只是”与“只+是”的用法及分野[J]. 河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1(4): 78-81.
- [6] 周娟. 副词“还是”的非类同用法试析[J]. 汉语学习, 2005(5): 25-30.
- [7] 成海涛. “就+是”的句法性质及“就是”的形成机制分析[J].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6(6): 32-35.
- [8] 姚小鹏. 副词“可是”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[J]. 汉语学习, 2007(3): 45-49.
- [9] 丁健. 语法化视角下的双音节副连兼类词[J]. 汉语学习, 2011(5): 105-112.
- [10] 董秀芳. 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[J]. 语言研究, 2002, 22(3): 56-65.
- [11] 马清华. 词汇语法化的动因[J]. 汉语学习, 2003(2): 15-20.
- [12] 王力. 中国语法中的系词[J]. 清华大学学报(自然科学版), 1937(1): 1-67.
- [13] 蒋绍愚. 古汉语词汇纲要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9.
- [14] 江蓝生. 疑问副词“可”探源[J]. 古汉语研究, 1990(3): 44-50.
- [15] 石毓智, 李讷.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——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1.
- [16] 周刚. 连词与相关问题[M].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2.
- [17] 董秀芳. “是”的进一步语法化: 由虚词到词内成分[J]. 当代语言学, 2004, 6(1): 35-44.



- 
- [18] 沈家煊. 实词虚化的机制——《演化而来的语法》评介[J]. 当代语言学, 1998(3): 41-46.
- [19] 王灿龙. 词汇化二例——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[J]. 当代语言学, 2005(3): 225-236.
- [20] 齐春红. 现代汉语语气副词“可”的强调转折功能探源[J].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06(3): 138-143.
- [21] Hopper, P.J. and Traugott, E.C. (2003) *Grammaticalization*. 2nd Edition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<https://doi.org/10.1017/CBO9781139165525>
- [22] 何潇. 试论限定性范围副词兼转折连词的历时演变[J]. 汉语学习, 2016(6): 103-112.
- [23] 张谊生.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[M]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4.
- [24] 司富珍. 句法制图理论研究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23.
- [25] Paul, W. (2015) *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yntax*. De Gruyter Mouton. <https://doi.org/10.1515/9783110338775>
- [26] 蔡维天. 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[J]. 中国语文, 2010(3): 208-221.
- [27] 蔡维天. 论汉语内、外轻动词的分布与诠释[J]. 语言科学, 2016, 15(4): 362-376.
- [28] 蔡维天. 制图理论和汉语语法[J]. 语言学研究, 2019(1): 28-44.
- [29] 熊仲儒. 当代语法学教程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3.
- [30] 邢福义. 汉语复句研究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1.
- [31] 邓云华, 储泽祥. 英汉连接词语法化的对比研究[J]. 山东外语教学, 2004(1): 21-23.
- [32] 沈家煊. 副词和连词的元语用法[J]. 对外汉语研究, 2009(0): 113-125.
- [33] 沈家煊. 复句三域“行、知、言”[J]. 中国语文, 2003(3): 195-204.